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

吃饭乘风凉

大 漠

近期连日高温，这两天气温稍稍有所下降，双休日，来到乡下老家看望父母。晚饭时分，我提了个建议：把餐桌搬到门口，边吃饭边乘风凉如何？众亲立马附和：好！

饭桌还是原来的饭桌，圆圆的实木桌子，桌子下面有个搁档，可放饭箩。父亲把它从杂物间中搬出来，放到屋前樟树底下的空地上。原来的竹椅子早已破旧不堪，只得换上新置的小方凳。桌椅落定，大家一起动手，搬菜的搬菜，摆碗筷的摆碗筷。而当父亲搬出落地风扇时，却被大家一致拒绝了，此刻我们就想吹吹来自田野的自然风，找回儿时吃饭乘风凉的感觉。

吃饭乘风凉，是早年农耕生活的一个缩影。小时候，生活条件不好，农村没有电灯，也没有电风扇，更不用说电冰箱了，炎热的夏天，早当家的农村孩子早早地把大灶米饭用柴禾烧熟，等着大人收工回来。那时候，小孩多，家口大，饭桌上准备的菜多量也大，带豆炒炒、茄子红烧、芋艿塌饼、丝瓜放汤等等，用蓝边羹碗或“浙江大碗”盛得满满的。还有臭冬瓜、苋菜管、咸蟹股等家中长备的咸下饭。记得有一次，隔壁堂兄第一次动手做饭，迫不及待地跟放工回来的母亲邀功，“妈，我把饭烧好了，还把咸蟹股和苋菜管蒸上了，”引得路过的队员一阵大笑，从此成了笑话经典。

饭桌上除了自留田种的田作货，海鲜自然也少不了。因为村庄近海，生产队专门组建了自己的捕鱼队，特别是大潮汛那几天，每当傍晚时分，渔民挑着蒲篮，透骨新鲜的小黄鱼、鲨鱼、黄虎鱼、带鱼、红落头虾等等，只要海螺一响，就知道是蒲篮货到了，提个竹篮到晒谷场去排队。那时候小黄鱼才一角六分一斤，小虾六分一斤。家里的锅洗干净了等着，买回来的海鲜清水一洗，或清蒸，或红烧，或做羹，一会儿就上了餐桌，“双抢”回来的父辈们自然多了几个下酒菜。

吃饭是有很多讲究的。父母没落座，没动筷，小孩子就不许擅自先吃。吃饭不能讲话。吃鱼刺多，一不小心会卡住，这是其一；重要的是，“吃饭就吃饭，不要打横”，意思是让你专心致志做好一件事。饭不能剩，掉到桌上的饭粒得捡起来，“浪费粮食要遭天打雷”。吃饭时谁要是哔叽哔叽的发出声响，父母就会递过来一个警告的眼神。夹菜时不能“专攻”，光挑自己爱吃的，“自己不想吃的，剩给别人？！”此外，一边吃饭，一边还要眼头活络，看见大人饭碗快空时赶紧主动拿过来盛饭。如果家里来了客人，你先客人吃好，一般会说“您慢慢吃”，打个招呼方才起身，以示礼貌。吃完饭以后，赶紧给大人扇扇子，掸蚊子，好让父母吃得安心。这一顿饭里，一句朴实的言语，一个简单的动作，都包含了诸多家规、家训、家风！

那时的民风淳朴，四邻和睦，家也没有围墙。饭桌放外面，谁家吃鱼吃肉一看餐桌一目了然，所以邻居家小孩子看到这家菜合自己胃口，爬上椅子蹭个饭很正常。记得有一年邻居家的外孙暑假来外婆家小住，常来我们家玩，待到吃晚饭时我们就多添了一双碗筷。正吃着晚饭，他的外婆收工回来，外甥老远的看见外婆就喊，“外婆，小阿婆家下饭好，我在这里吃了”，小阿婆指的是我母亲。外婆哈哈一乐，一句“介难相外甥”，并无嗔怪，叮咛一句“饭粒要拾进”，笑着从旁边走过。邻舍隔壁有了什么好吃的大家也会分而共享。今天我家做了鲨鱼羹，盛一碗给隔壁阿婆或邻居阿婶尝尝鲜，明天她家烧了肉丝糊辣，也一样会盛过来一碗。这样一碗来一碗去，邻里就像一个大家庭。也不用担心碗换错，因为家家的碗都刻有字号。我家的碗底上刻有“义”字。记得有次隔壁阿婆拿了空白新碗来还，诙谐地说，“菜太好吃了，连碗也吃了”。听父亲说，碗底上的“义”字，那是我家的房号。父亲兄弟五人，老大过继给堂房叔公当儿子，剩下的兄弟四个，分别以中国传统美德“忠孝节义”依次来命名。除了饭碗，家里的其他家什，比如农具之类，常常也会刻上自家的房号。

晚饭后乘风凉是一家人最轻松的时刻。夏日的夜空布满了星星，萤火虫一闪一闪的，飞来飞去。此时田野的暑气已退，屋里还很闷热，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便摇着芭蕉扇，躺在竹躺椅上，笃悠悠消散一天的疲劳。间或有邻居过来串门，略带醉意的大人们高谈阔论着，兴奋地揣测着今年稻谷的亩产、棉花的收成。这时候，母亲从井口拉上吊木桶，把凉在井里的西瓜或花皮脆瓜拿出来一切，乘凉的人见者有份。而收拾完碗筷的我们，则搬来一根长凳，当作窄窄的床，躺在上面看星星，或东奔西跑追着捉萤火虫，或缠着大人讲故事、猜谜语。待到邻居散尽、睡意袭来，才恋恋不舍地进屋钻进蚊帐。

眼下生活条件好了，热了开空调，冷藏有冰箱，却偏偏千方百计地想着法子要找回当年的感觉。人这东西就这么怪，当年条件再差，生活再艰苦，都已烟消云散，随岁月沉淀的却是那些点点滴滴的美好。当我把“吃饭乘风凉”的图片发到朋友圈上，似乎戳到了大家的“软点”，收获满屏的点赞和感慨。回忆总是美好的。感谢生活，感恩岁月。

“我们的节日·七夕”征文启事

先民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神话传说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，恐怕是特别浪漫、美好的一个。杜甫写过一首《牵牛织女》诗：“牵牛出河西，织女处其东。万古永相望，七夕谁见同？”

早年民间还有个“乞巧”的风俗：妇女于农历7月7日夜间向织女星乞求智巧，谓之“乞巧”。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7月7日，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。是夕，人家妇女结彩缕，穿七孔针，或以金银鍮石为针，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。”和凝《宫词》：“阑珊星斗缀珠光，七夕宫嫔乞巧忙。”

丁酉年“七夕”就将来临，欢迎大家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踊跃来稿，共同为这个“中国情人节”抒怀。投稿邮箱：yxq@cnnb.com.cn

箬岙：溪山九曲抱深村

褚有祥

宁海箬岙地处三门湾，古称“东城”，南、西、北三面群山怀抱，东面还有一座突兀的横山阻挡，仅仅东北侧有个三百多米宽的出入口，犹如一扇敞开着的大门。这个出入口，靠北山脚有一座简朴的古庙，中间有一片水田，南侧还有一条从后山奔来的溪水流过。站在后山上看，整个地貌形如燕窝，又若凤巢，可谓藏风而得水。

据记载，箬岙最早建于元末明初。明清时期，村庄外的海湾，洋面上帆船点点，桅樯林立，最多时有上百条三桅白艚船，从事捕鱼、运输和经商。就在六十多年前，春季远海捕黄鱼，出海时宰猪杀鸡，鞭炮震耳，仪式隆重；捕鱼归回，男人和男孩们喜笑颜开地登上渔船，满锅的野生黄鱼由他们吃个够。夏季近海“打白蟹”，当地人把梭子蟹称为白蟹。由于交通不发达，白蟹旺发的时候，捕获的蟹卖不出去，就作为水稻田的肥料，四棵水稻中放一二只蟹。夏日阳光猛，这些蟹转日就成了一撮白灰。那时节到箬岙，你闻到的是浓浓的臭鱼烂蟹味。

那时代，粮食的自给自足是头等大事。随着人丁的兴旺，箬岙开始围海造田。当时筑堤没有任何机械，全靠人工的力量肩挑背驮，勤劳的箬岙人先后筑起了庙前塘、里塘和大塘，把一个个海湾变成了大片的平坦塘田。秋天的塘田，金灿灿的稻穗随风起伏，一望无际，犹如金色的海洋。

当时村里一些头脑灵活的人，不满足于种植水稻、小麦和番薯等农作物，想方设法拓展山海之利，栽竹子、种果树，搞海涂养殖。甚至有到镇上经商，开起了布店、杂货店，还有的办起了钱庄和票号。一时间农、工、渔、商兴盛，这就造就了箬岙无数的财主和富豪。

经济实力增强，首选的自然是建造宅院。在众多的古建筑中，目前村里保护最完好的要算褚氏宗祠。古戏台上的斗拱、穹顶依稀可见前清时期的风格，但与真正的前清建筑又有所不同。已不是那种大弧度的深穹凹顶，异族风情趋于淡化，转而更加注重细微处的繁缛装饰。虽然谈不上镂月裁云，但技艺尚精巧，色彩也更绚丽。

经过前几年的修缮，如今整个村庄最热闹就数这个古祠堂了，古朴的院落成了老年协会的活动基地。每逢传统节日，人们坐在灯火通明的古戏台下看生进旦出，比在城市大剧院看戏还要闹热。而古戏台上的那副对联：“有性灵人胜读五经十一史，没意趣汉只知九调十三腔”，仿佛依然焕发着当年雅俗共赏的文化韵味。

村庄里那些古老的宅院，似乎一色的明韵清风。要说最老的，可能要算老屋道地，至少有两三百年历史了。整个院落是两进式的，东侧有一弄堂直通后院，西厢房后面还有个小道地；大门外有照壁，大门里道地石板铺地，要比徽派建筑的院子大得多，也明亮得多。大门正对的堂前，两侧柱子上的倒挂狮子栩栩如生，楼上走廊还有美人靠，无处不透出当年家境的富有和气派。

三友堂的建筑更加恢宏，大道地后面有十分精致的小道地，大门外有过街楼，再延伸过去就是私家的小书房。小书房一厅两房，小小院落，花木扶疏，十分幽静，连旁侧的厕所都别具一格，大小便落到五六米下面的菜园才有出口，真乃读书的绝佳处。再是近仁堂，村里人都叫新屋道地，气势非凡，那仿古人文士幞头的纱帽翼山墙头饰，那梁椽间繁复的雕镂构件，甚至那屋顶、梁角和马头墙都很具特色。还有隔溪而建的桥头新屋道地，火灾后遗存的无比精致的灰塑门楼，仿佛澳门的大三巴，成了游客必到的一景。

传统村落的风情，大都在古宅里隐藏。那些老屋墙瓦，那些槅扇窗栏，那些石雕门楣，还有那些推门临水、排牖见山的自然环境，一切仿佛变幻了时空，让人一下子感受到了几百年前的明清时代。在结满蛛网的明清老屋里，存放着一些被尘烟染黑的老家什，有各式各样的八仙桌，有千姿百态的橱柜，还有精雕细刻的千工床，仿佛花在上面开，鸟在上面叫，鱼在上面游，凤在上面舞，龙在上面飞，栩栩如生，充满生机，似乎它们依旧活跃在这个世界上。

我忽然想到，也许祖上一辈子就是为了盖一栋引以为荣的房屋、置办一套令人羡慕的家具，他们才费尽毕生的心思，耗尽毕生的钱财，甚至把智慧、荣耀和梦想都融入了这些建筑和物件之中。难怪有人说，这样的建筑和物件是有灵魂、有生命的。

村庄里没有一条笔直的大路，也没有宽阔的大街。只有那阡陌般的巷道，随地势起伏，迂回曲折，纵横交错，幽幽延伸。踯躅于时而鹅卵石，时而石板路，在石墙、石窗夹峙的村巷中，随处可见褐红色石料制作成的石构件。尤其是那些石花窗，有龙凤戏珠，鹿含仙草，“必定生贵”等，多以求吉祈福保平安为主题，构思奇巧，风格各异，全村百余扇石窗竟无一雷同，好似一个琳琅满目的石窗博物馆。

难怪由60多位宁波市文物专家和热心文物保护的市民组成的文物古迹考察队，在上世纪90年代走进这一座座古宅，抚摸那一片片明砖清瓦，赞叹箬岙古宅不仅是一本浙东民居精雕细刻的古书，也是一篇用砖石泥木书写成的诗篇，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研究价值。

岁月流逝，风雨侵蚀，箬岙古宅犹如阅尽沧桑的老人，有的寿终正寝，走了，幸存的也已是风烛残年。令人担忧的是，近些年这种耕读文化的传统有所荒芜，乡村的伦理慢慢弱化，似乎走出山村才是人们唯一的盼头。一些年轻人进城工作，渐渐对这些老宅失去了兴趣；有些到城镇打工或经商办企业，虽然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摇摆，可对破败的院落也已无暇顾及。夏秋季节，台风一来，这些年久失修的古宅，仿佛在电闪雷鸣中哭泣，在风雨飘摇中颤抖，岌岌可危，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。

更让人痛心的是，前几年的所谓新农村建设，把曾是最老的老屋道地等一批古宅拆毁了。好在有部分村民对老宅怀有难舍难割的情结，宁可在破败不堪的古宅里艰难地生活，也坚持不肯搬离，顽固地守望着，才使得这些世代相传的古宅幸存了下来。

转机似乎来得有点突然。今年五月中旬，箬岙村被国家住建部等部门列入2017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。宁海县仅此一家，整个宁波市也只有3家。村支书褚勇坚和村委会主任褚孟启既高兴又感到责任重大。他俩告诉笔者，传统村落是祖辈们留下的宝贵遗产，把这些遗产按照原始风貌保存下来，传承给子孙后代，是我们这一代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。否则，我们便会成为历史的罪人。

他们的行动是快的。如今，近仁堂保存完好，三友堂修缮完毕，一些濒临倒塌的古院落正在逐步修复；进村的道路、村子里的巷道正在修整，有的路段还加装了栏杆。还有，多年未清理的溪涧，发动村民一起清除杂草、淤泥和乱石，让清澈见底的溪水奔流不息。

望着“溪山九曲”中流淌的潺潺溪水，闻着满山枇杷飘来的芳香，再看看这些各具特色的古院落和曲折迂回的古巷道，是那么的平常，却又是那么美。这种美似乎可以触动心灵，直达灵魂深处。

夏日海边

钱钢 摄

习武断片

罗光奖

大凡男孩儿，一般都有英雄情结，希望自己武艺高强，成为一条英雄好汉。1967—1968年，我在随父学篾匠以及自学文化的同时，有过一段学拳习武的经历。它也反映了我这个文弱书生性格的另一个侧面。

不知积攒了多长时间，终于攒起了三四角钱，买回一本心念已久的《武术图解》，或早或晚依样画葫芦地自学起来。什么正压腿、侧压腿、后压腿，什么正踢腿、侧踢腿、后踢腿，还有什么冲拳、架拳、弓步、马步，乃至腾空飞脚、探海平衡什么的……一段日子下来，我倒也懂了一些，练了不少，甚至还练得挺苦，即使是很简单的正踢腿，我也练得不轻松，因为，就武术而言，“打拳不踢腿，必是冒失鬼”，“手是两扇门，全凭腿打人”，有时，膝关节被压得又酸又痛，我仍不肯收兵——用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话说，便是“痛并快乐着”。

不久，我又由徒手训练进入器械训练。我使用的“兵器”是一根齐眉棒。为啥会选择齐眉棒呢？古典小说中，好像不少英雄好汉就绰着一根齐眉棒，那《千里送京娘》的赵匡胤，不就是“绰着一根浑铁齐眉棒……将那些响马强人打得三分四散，七零八落”吗？其实，在刀、枪、剑、戟等十八种古式兵器中，也只有棍棒一类取材最方便、制作最简易了。我特别物色了一棵笔直笔直的小杉木，专门请木匠师傅齐眉毛锯下，刨得光溜溜、圆润润的，正好一手紧握，舒爽利落。晚上出门，有事没事的，我总喜欢绰着齐眉棒，一股豪气，溢出心间，俨然自己就是赵匡胤，只差没有京娘可护送……另外，其间，我也真的一知半解地学了三两套棍术，好几次，我在家里家外向人卖弄时，双手抡棒，竖劈横扫，声声高叫，虎虎生风，倒也好像印证了那句“枪扎一条线，棍打一大片”武坛之术语。

就我而言，练得最多、也卖弄得最多的，是我的所谓“手功三绝”。每当路过砖瓦厂或建筑工地时，我往往都要不失时机地向伙伴们表演一番——

首先，我抓起一块整砖，将其一端贴在地面上，另一端搭在某一块砖头上，右手握拳，询问伙伴：“我可以一拳将这块整砖捶成两段，你们信不信？”

伙伴们面露狐疑，“不相信？好，看着！”我“嗵”的一拳捶下去，整砖应声儿变成了两段。

有服气的，也有不服气的：“你把中间架空了，砖头容易断，我也行！”实际上每每是不服气者一拳捶下去，砖头纹丝未动，倒是其本人龇牙咧嘴地抱着拳头直叫痛——他们开始知道：即使是中间被架空的砖，也不是谁都可以捶断的。

接着，我又展示手功第二绝——面对一块整砖，我伸出手掌，凝神静气，猛然间，我“啪”地一掌，将砖一拍两断。

就在伙伴发出赞叹的时候，我洋洋得意地亮出第三招——除了拳头捶、手掌拍以外，我还可以用手掌沿儿砍。常常是在伙伴将信将疑之际，我直伸手掌，一声大叫，随即便听得“嘎”的一声，我硬用手掌沿儿将砖块劈成两半！

这些年来，再也没有卖弄过所谓的“手功三绝”了。偶尔暗地里想试一试，也终因为怕痛而作罢。唉，还是“豪气最在少年时”哟！

少年时，为了习武，我还曾拜过师傅。

临街的戴汇大队部门口一侧，常年有一个摆摊子做鞋、修鞋的中年人，人们只知道他原是四川人，解放战争后期从国民党军队里溜出来的。“四川佬”（人们都这样称呼他而不问其姓名）寄宿在大队部空荡荡的楼上的一角，也因此每天早晚为大队部开门关门以及打扫卫生什么的——全是义务劳动。“四川佬”身材单薄，面容和蔼，极偶尔地有人与他争执时，他也总是让着别人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他这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人，自然而然地成了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。从对“四川佬”的揭发批判中，我知道了他的主要罪状是：青少年时期便学过武术，后来经常在大队部院子里偷偷摸摸地打拳——妄图等待国民党卷土重来。

自从知道“四川佬”的上述底细后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与他接触，一直发展到与卢业生、张士满、王普友联合拜他为师。那是一个阴雨天，“四川佬”未摆鞋摊，我与卢业生等四名同学凑了两元多钱，买了一斤多一点猪肉、一块豆腐、十块豆腐干子，另外还打了一斤白酒，提到了大队部楼上。在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坚持下，师傅才收下我们买去的东西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：我们必须在他这儿吃午饭。师傅一边烧菜烧饭，一边和我们聊天儿，还上大队食堂里借来了几副碗筷。那天吃午饭时，师傅很激动，也很伤感，他告诉我们：自1949年流落在戴镇，二十年了，我们是唯一来看他、在他这里吃饭的人；他还告诉我们：当年他是被抓壮丁抓出来的，现在家乡已没有亲人，只待孤独而死……怕我们情绪受感染，师傅又开着笑颜儿，给我们夹菜，陪我们喝酒，并且一再表示歉意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这菜是你们的菜，酒是你们的酒，我是借花献佛哟！”

饭后，师傅正式谈起习武打拳的事。他说：“学拳术，练拳法，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：第一，要有耐心，循序渐进；第二，要有恒心，坚持不懈……最后，特别要记住的，要谦虚谨慎，不可好勇斗狠；要有涵养，有武德，万万不可仗势欺人！”末了，师傅又向我们传授了一些练习拳脚的基本方法，并且嘱咐我们：尽量减少一些与他的接触，以免我们受到连累，尽管他内心里很欢迎我们……

师傅说的是心里话。其实，我们自己也知道：拜他为师，在当时确是一种大胆的“危险举动”。不几天，卢业生的父亲——一名土改时期的老党员、老干部便训斥了卢业生，也批评了我们。于是，我们与师傅的接触便越来越少，最后，学拳练武的事儿也因此不了了之了。

我的师傅，一个终身孤独的好人，病逝于上世纪80年代初。听说，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，尸体已经腐烂，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哪一天离开人间的。或许，在如今的世界上，除了我，没有第二个人还能够想起这个“四川佬”了。